



星环保

青年演员王菁华

不能等到失去了再来怀念



◆本报记者文斐

她是《书剑恩仇录》中聪颖过人的霍青桐,她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性情刚硬的灭绝师太,她是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里泼辣豪爽的舒秀云,她是《守望》中坚强独立的刘思琪……她是演员王菁华,一位关心环保公益事业,践行素食主义、拒绝皮革的公众人物。她并不高调,但却以独特的气质,温暖和影响着周围的人。

食不求精,衣不求华, 践行低碳生活理念

与王菁华初次接触,记者就感受到了她爽朗直率的性格。采访当天,正好是她的生日。上午她刚刚结束了一部电视剧的拍摄,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还没说几句话,王菁华就用微信发了一个二维码。这是她使用并且代言的一种竹制抽纸。

“我用过了,质量很好,而且这种抽纸是用竹子做的,不是木头,可以保护森林。你用一盒这种抽纸,就可能救了几棵树。”王菁华快人快语,讲起各种低碳环保的生活细节,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其实厂商并没有花钱请她代言,而是她主动要求的。“地球资源有限,我们生活在地球上,有责任保护环境,尤其是从生活的细节做起。”王菁华说。

她穿着的棉服上有一块漂亮的花样,在素色的衣料上显得非常别致。听到记者的夸奖,王菁华笑着说:“这是戏里穿的一件衣服,不小心被火烧了一个小洞。我不舍得丢掉,就找师傅把那个洞补上了。是不是很漂亮?很个性?”王菁华露出了调皮的笑容。

作为一名演员,王菁华有机会穿着各种时尚服装出席活动,但她并没有选择那种所谓“时尚”的生活方式。她会像普通人那样,把不穿的衣服、鞋子捐献出去或者送人,出门坐地铁和公交。她还经常购买衣料,自己动手做衣服。在她看来,“食不求精,果腹即可;衣不求华,蔽体即可”,“要给予后代留有余地”。

多年来,王菁华还潜心礼佛,坚持素食,养成了一种平等对待自然、博爱生命的处事态度。

“当看到动物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献出生命,屠宰的场面极其残忍,就下定了吃素的决心。”王菁华说。

坚持公益,温暖他人, 愿为环保做义工

王菁华一直热心参加社会公益事业,积极出席各种慈善活动,以实际行动帮助脑瘫儿童、资助贫困学生。她还积极利用自己所长,参与环保题材电视剧,“我愿意为环保影视剧做义工。”

2010年,王菁华参与演出的以人与自然、人与生态、人与土地为主题的电视剧《永远的田野》在央视播出。全剧以向海自然保护区为实景拍摄基地,通过剧中望海村村民对自然掠夺性的开发所造成的恶果,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。虽然在感情上不如情感大剧线索丰富,也不像悬疑剧环环相扣,更没有武侠大戏的精彩动作,但发人深省,让人们思考如何认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,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拍完这部戏后,王菁华对环保有了更深层的体会。她说,环保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,我们不能停止探索和保护,不能等到一切都失去了再怀念,到那时,悔之晚矣。

就像她的名字一样,王菁华静静地盛开在一片紫嫣嫣的花园里,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华,影响着周围的人。

回到最后的鄂温克



◆特约撰稿舒沁

业上一直到退休,退休后回到已经破败不堪的家里,照顾母亲和兄弟姐妹。我时常觉得,得克沙真正的人生是从回到森林开始的。之前她一直在默默地做准备,彻底地熟悉外面的世界,熟悉进入森林的林业大军,直到和他们混得游刃有余。

得克沙回到森林的理由就是玛利亚·索老了,她要陪伴母亲,照顾母亲。这一点,连她的丈夫和女儿都不完全理解。因为玛利亚·索还有其他的孩子,他们有些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森林里,而得克沙已经生活在外面那么久了。得克沙的女儿时常撒娇地问:“妈妈,你不要我和我爸了?”不过,现在得克沙的丈夫也是她重要的助手了。

如今玛利亚·索无论在山里,在旅游点上还是到外面参加媒体活动,都是得克沙陪着,政府领导来看玛利亚·索,需要得克沙翻译;摄影师来拍玛利亚·索,得克沙给安排行程;到大城市参加媒体活动,里里外外都是得克沙张罗。得克沙成就了玛利亚·索在森林之外的影响力。

之所以这样说,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原因是,玛利亚·索并不是使鹿鄂温克唯一的老太太,也不是年龄最大的。不同之处在于,她在2008年那次政府准备把养鹿人彻底搬下山而努力中,坚持留在了山上。这就是得克沙说的:“我妈妈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,有些东西她坚持了,坚持对了,所以就变得很了不起。”

二

玛利亚·索在动员下山的时候说,可以先下去一些鹿看看情况。结果驯鹿不接受圈养生活,喝不惯城市边缘有污染的水,没有森林的地方吃不到苔藓,陆续死去。面对驯鹿的死亡,人们关注到玛利亚·索,她的态度引起了轰动,媒体采访接踵而至,她木刻山神一样的面庞出现在各种画报上,于是开始出名。而得克沙退休以后,回到山里照顾母亲的衣食起居,帮助她和外界沟通,这些是她能够留在森林的基本条件。

得克沙上了那么多年班,从一开始觉得,她回山上还不是意思意思,让别人帮忙张罗干活,自己跑跑外联。因为据说很多离开森林的人都适应不了森林的生活。我在兴安岭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天,发现完全不是那样。她每天一早一晚,去拴两次鹿,把一半的小鹿拴起来,好让母鹿不走远,再把一半的小鹿放掉,让它们有奶吃。驯鹿是家畜,不是野生动物,使鹿鄂温克人照顾家畜也像草原上的牧民一样,认得每一个动物的长相。她拴鹿的时候,看看就知道该拴哪头,该放哪头,而我看着它们都一样。

我住的那几天,鹿群附近有熊出没,所有的猎民都警觉起来,但是又都很镇定,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有天晚上,我听到鹿群在森林里奔跑,估计熊打猎了。第二天,得克沙就和猎人们一起进山赶熊去了。对于猛兽,猎人们不轻易打,通常赶得离开捕猎范围就行。但是猛兽其实常常出现在使鹿鄂温克人的猎民点附近,因为这里有食物。

赶完熊,大家都很高兴,特别高兴。我觉得这种高兴并不是因为把熊赶过了河,而是因为赶熊本身很刺激,又令人激动,可以调动猎人们的兴奋神经。用得克沙的话说:“你看!状态不一样了吧?”

我问得克沙:“你觉得驯鹿文化能传承吗?”

得克沙说:“我觉得,你要是有一群鹿,你的孩子能说不不要它了吗?”

她让我去跟点上最年轻的小伙子伊列聊天。伊列只有20岁上下,点上原来还有两个年轻人,被得克沙安排到保护区去上班了,他们在保护区可以发挥认识道路、认识足迹等优势。

我和伊列聊了一会儿,他告诉我,现在鹿大概分成了四群,有一大群在对面的山坡上拴小鹿的地方附近,它们每天都回来吃碱,也喂它们点吃的。还有一群顺着路往河的下流走了。还有一群在山的另一边,而另外有一大群已经过了河,到河对岸的另一条沟里去了,过几天要去把它们找回来。

我很奇怪,伊列坐在房子里,看着

一

◆本报记者王琳琳

走在雾霾之前

——记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预报员二三事

十几个闹铃

2:17, 3:17, 4:17……程念亮一口气在手机上连续设置了十几个闹铃。在本该酣睡的夜晚,这些闹铃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叫醒他一次,提醒他逐时整点关注当前气团流动变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,及时更新公众关注的微博信息。

在北京市2016年年底的红色预警期间,程念亮所在科室的每个人都是这样,包括领导。因为每个人都清楚,所下的每一个决定都直接影响着北京2800万老百姓的生产生活,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,更意味着责任和压力。

“风来了,风来了!”

2016年12月21日24时,北京即将解除第一个红色预警。预先的判断是否符合现实发展?预警的解除是否契合空气质量的好转?很多人在静静地等待着。

凌晨三点,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“空气质量预报群”被一条消息“炸”开了。“风终于来了,已经到延庆了。”尽管已是深夜,但很多人迅速对这条信息做出了反应,不断有人发出

手机电影,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?森林对我来说是一片漆黑,除了我能看到的地方,其他地方什么样,我都不知道。

伊列对下山、文化传承那些事没什么想法,也不爱聊。所以我就随便听他说。他说差不多该搬家了,这儿的山神,而我们是凡人,我们什么心眼他们都知道,看得透透的,是我们在扣帽子说他们是原始部落。

在敖鲁古雅,有一个布冬霞原始部落,那是另外一个猎民点。我相信,布冬霞经济上非常富有,她们的旅游收入、鹿的出租收入都相当高。不过更重要的是,布冬霞什么人都见过——各大媒体的记者、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、全国各地来的有基础的或无知的游客。但是她的旅游点叫个原始部落。游客一来,别人就介绍:“这是原始部落的女首领。”她啥都明白,那样能吸引游客的话,她也无所谓。

三

这两年玛利亚·索原始部落也开始卖门票了。原因是得克沙有一次开着车去莫尔道嘎森林公园玩。她看着两边的森林对丈夫说:“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我的家,我要搬过来。”这么说了,他们就去找公园管理处,公园管理处的人一听说玛利亚·索老人要搬过来,立刻高度重视,很快就达成协议,给地方,给钱,给政策。

有了这个旅游点,得克沙把母亲接过来,运来一些驯鹿,阿龙山年轻人还留在山上,她把进了城混迹在城市边缘的人找回来,让他们白天卖工艺品,管吃管住,自己赚钱,晚上都要

到额妮的房间里去跟着额妮学鄂温克语。这样,他们又形成了一个相聚落。他们一起做手工,养鹿,甚至一起对付猛兽。虽然外人看着是商业化了,但是其实是得克沙在努力引导年轻人回归。

得克沙在阿龙山的时候,就精于和政府官员打交道,他们的地盘上最少有3个政府部门能管:林业局、保护区、敖鲁古雅乡政府。到了莫尔道嘎又要和当地林业局和公园管理处打交道。得克沙虽然精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,但她心里面对文化传承这点事儿想得很明白。

得克沙协助了很多手工艺传承人,把很多传统手工找回来,她自己也是萨满服饰传承人。但她说萨满是鄂温克的巫医,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东正教,玛利亚·索额妮一直在床头挂着圣母玛利亚的像。

她似乎还挺喜欢我,让我在森林里多住住,她说:“你们那里有什么好?呼吸着那么脏的空气,喝着比下水道还脏的水。”我听着有点恶心,但是我确实从小到大在城里只见过臭河。在大兴安岭,每条河都是甜甜的。有一天,我去刷鞋,回来后,得克沙问我:“你是怎么刷的?”她停了一会儿说:“我想告诉你来着,我们山里的河都是给人喝水的,洗东西不能直接在河里,要把水打到河边上。不过想想你又不是我们鄂温克人……”如今山里没有多少鄂温克人了,却有数十万林业大军和他们的家属、子女。

我回北京后,有一天,一个猎民在微信上传给我很多老照片,其中有一张两个猎民背着枪的照片,小孩的脸特别像得克沙,我就发给她问是不是她小时候?她发来一个哭的表情,说那是她爸爸和弟弟,她想念他们。她还说,她现在走在森林里,经常能看到过去猎人们的影子。密林深处看到去世人的影子,外人也许觉得恐怖,但得克沙会觉得温暖。她对外面的世界非常熟悉,没有一点不适应,森林生活是她的理性选择。现在,很多猎民都回到了山上,玛利亚·索的坚持暂时成功了,而这成功一直有她女儿的陪伴。

程念亮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,研究生期间更是研究了3年的空气质量模拟预报,但是刚开始工作时,他就发现,想要真正做好空气质量预报工作,并不容易。

首先要读准天气图。目前,预报员使用的气象产品有日本的、韩国的,也有美国的。根据自己的偏好,程念亮选择了韩国的气象图,因为韩国气象图对高压的描绘更加清晰。不过,光看气象图还是做不好预报,还需要对污染源变化、大气条件对扩散传输沉降影响变化、实时空气质量变化监测、大气化学机理规律,尤其是重污染过程影响的认识等主要影响方面进行深入认识,将这些综合分析后再做出预测。

程念亮一开始对自己的预报结果与结论并不自信,但好在大气室有“传帮带”的传统,每位老同志都会毫无保留地教授新成员。在团队前辈的鼓励下,程念亮大胆地“报”了,并且在不断地预报和实践中,已经成长为成绩突出的青年技术人才。

程念亮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,研究生期间更是研究了3年的空气质量模拟预报,但是刚开始工作时,他就发现,想要真正做好空气质量预报工作,并不容易。

程念亮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,研究生期间更是研究了3年的空气质量模拟预报,但是刚开始工作时,他就发现,想要真正做好空气质量预报工作,并不容易。

行为

年薪1元受聘染料企业 环保大咖当了副总经理



虽然每年投入巨资治理,仍未能摘掉污染企业的“帽子”。2016年3月,楚源集团因其下属子公司被查出系列问题,遭全面停产整顿。为走出困境,公司创始人杨志成向全国多个环保组织发出邀请,希望能参与对企业解决环保问题的监督当中。

自2016年7月起,李力与2007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、“淮河卫士”霍岱珊,武陵山生态保护联合会创始人杨建初等人,先后3次来到湖北石首对楚源集团的环保问题进行深度调查。他们深入街头巷尾,与石首市民、张城垵、孙家拐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广

泛交流座谈,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;他们还走访了市政府、市环保局,对石首的社会发展、环保现状和举措,企业存在的环保症结等问题进行了全面了解。在多次与企业管理层深度交流后,李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到楚源集团挂职。这个想法一经提出,立刻得到企业热烈响应。

至于为什么年薪只有1元钱?李力表示,走进企业,督促其深度整改是她一直想做的是。她也想过高薪,为环保NGO挣活动经费。但是一旦高薪,她的权利就得削弱,整改方案落实就有难度。

“如果1元钱能解决问题,它和高薪在价值体现就是相等的。”未来3年内,李力将对楚源集团环境治理以及相关信息公开进行监督、指导、检查、审核,为企业编订、审核环保工作规划,并以规划为目标制定实施细则,监督环保规划的执行和落实。

“来了两个多月,酸甜苦辣咸。有大家的支持,我一定能坚持下去。”这是2014~201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、北京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力日前在朋友圈坦率的“年薪1元受聘染料企业”后的心迹。不久前,李力做出一个让企业圈和环保圈都惊讶的决定,她与湖北楚源集团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份聘用协议,担任其“副总经理”一职,全权负责公司清洁生产、绿色发展工作,推动公司环境合规深度整改,聘期3年,年薪酬仅为1元。

李力的这一行为,标志着环保NGO已经从向企业喊话式的宣教和监督走向深度参与、陪伴渐绿、共生演化。这家公司位于湖北省石首市,创建于1982年,产品涵盖生产染料80%的中间体,是全球染料中间体品类最齐备的公司。

与其骄人的业绩相比,楚源集团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种污染问题。